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李經畡

文選卷三十三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騷下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可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竝會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為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決辭其志難知也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畧畢憂愁

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别離傷已當之也

樂莫樂兮新相知 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 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

夕宿兮帝郊 帝謂天命

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地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

與汝遊兮九河衝飆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 咸池星名也蓋天池

晞汝髮兮陽之阿 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已冀蒙天祐也

望美人兮未來 美人謂司命也

臨風怳兮浩歌 怳失意貌也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

孔蓋兮翠旌 言司

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竦長劒兮擁幼艾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劒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茘兮帶女蘿女蘿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茘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茘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杳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眄然又好口齒而

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貍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有香潔也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神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内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獨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

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貌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留靈修兮憺忘歸靈修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間逸曰三秀謂芝草也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草者喻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已謀議山中人兮芳

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猴號狖响風木摇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晦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諭政木以諭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己恐子椒不見達故遂憂愁

九章一首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己

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衰懈也已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帶長鋏之陸離兮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冠切雲之崔巍崔巍高貌也言已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巍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被明月兮佩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之珠腰佩美玉德寶兼

備行度清白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濁貪也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駕青虬兮驂白螭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已想待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言已年與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曜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余濟兮江湘旦明也濟渡也言已遭放棄以明旦時始去遂渡江湖之水言明旦之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秋冬之緒

風欸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皐無所驅馳我車堅牢控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船有窻牖者也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櫂也汰水波言已始去乘窻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明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已疑惑有竟還之者也朝發枉渚兮枉渚地名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言已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止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苟余心其端

直兮苟誠也雖僻遠之何傷僻在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入漵浦余儃佪兮漵水名也迷不知吾之所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兮草木茂盛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言險阻危傾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濕泥濘也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之盛寒雲霏霏而承宇室屋沉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竝進滿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

山中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愁思無聊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臝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劒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比干葅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葅醢也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卜居一首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違去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僻遠所在深也竭智盡忠建造策謀披胸心也蔽鄣於讒遇詔佞也心煩意亂意憤悶也不知所從迷瞀眩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稽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曰余有所疑

意惑遑也願因先生決之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願聞其要屈原曰吐詞情也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也朴以忠乎竭誠信也將送往勞來追俗人也斯無窮乎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茅刈蒿菅也以力耕乎耕稼穡也將遊大人事貴戚也以成名乎榮譽立也寧正言不諱諫君惡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食重祿也以媮生乎身安樂也寧超然高舉讓官爵也以保真乎守玄默也將哫訾慄斯承顏色也喔咿嚅唲強笑噱也以事婦人乎詘踡局也寧廉潔正直志如玉也以自清乎修潔白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

柔弱人曲也以絜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絶殊也將氾氾普愛衆也若水中之鳧乎羣戲遊也與波上下隨衆高卑偷以全吾軀乎身無憂患寧與騏驥抗軛乎沖天驅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安步徐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隅也將與雞鶩爭食乎啄糠糟也此孰吉孰凶誰喜憂也何去何從安所由也世溷濁而不清貨賂行也蟬翼為重近讒佞也千鈞為輕遠忠良也黃鍾毀棄賢隱藏也瓦釜雷鳴愚讙訟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士無名身窮困也吁嗟嘿嘿兮世莫論也誰知吾之廉真不別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明曰夫尺

有所短騏驥不驟中庭寸有所長雞鶴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地虧東南角也智有所不明孔子厄陳蔡也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照也用君之心所念慮也行君之意遂本操也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君之志

漁父一首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遊於江潭戲水側也行吟澤畔履荆棘也顏色憔

悴皯黴黑也皯古旱切黴力遲切形容枯槁癯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怪屈原也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謂其故官何故至於斯曷為遭此患也屈原曰

世人皆濁衆貪鄙也我獨清忠潔已也衆人皆醉惑財賄也我獨醒廉自

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萬物不困

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圜世人皆濁人貪婪也何不淈其泥

同其風也而揚其波與沉浮也衆人皆醉巧佞曲也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

而歠其釃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舉獨行忠直自令放為遠在他域屈

原曰吾聞之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土芥也新浴者必振衣

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已清潔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自沉淵也葬於江魚腹中身消爛也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猶皎皎也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被汙點也漁父莞爾而笑笑離斷也鼓枻而去叩船舷也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我纓沐浴升朝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我足宜隱遁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

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者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悲哉秋之為氣也寒氣聊戾將歲暮也蕭瑟兮陰氣促急風疾暴也草木搖落華葉隕零肥潤去也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憭慄兮思念暴戾心自傷也憭音了若在遠行遠客出去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兮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族親別逝還故鄉泬寥兮泬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泬寥猶蕭條無雲貌也泬音血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聽明也寂漻兮漠無聲也收潦而水清源瀆順流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憂濁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

（之時也）憯悽增欷兮（愴痛感動歎息也）薄寒之中人（傷我肌膚變顏色也）愴怳懭悢兮（中情愴悢意不得也）去故而就新（初會鉏鋙志未合也）坎廩兮（數遭患禍身困窮也）貧士失職（亡失財物逢寇賊也）而志不平（心常憤懣意未明也）廓落兮（喪志失偶塊獨立也）羈旅而無友生（遠客寄居孤單特也）惆悵兮（後黨失輩惆愁毒也）而私自憐（竊內念己自閔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將入大海飛徊翔也）蟬寂寞而無聲（蟪蛁斂翅而伏藏也）鴈廱廱而南遊兮（雄雌和樂羣戲行也）鵾鷄啁哳而悲鳴（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穴處而懷懼候鴈鵾鷄喜樂而逸豫言無有候鴈鵾鷄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獨申旦而不寐兮（夜坐視瞻而終明也）哀蟋蟀

之宵征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時亹亹而過中兮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貌毛詩曰亹亹文王蹇淹留而無成雖久壽者無成功也

悲憂窮戚兮修德見過愁懼惶也獨處廓孤立特止居一方也有美一人兮位尊服好謂懷王也心不繹常念弗解內結藏也去鄉離家兮昔違邑里之他鄉也來遠客去郢南征濟沅湘也超逍遙兮遠出游逝離州城也今焉薄欲止無賢皆讒賊也專思君兮執心一意在胸臆也不可化同姓親聯恩義篤也君不知兮聰明淺短志迷惑也可奈何頑嚚難啓長歎息也蓄怨兮積思結恨在心慮憤鬱也心煩憺

兮忘食事思君念主忽不食也願一見兮道余意舒寫忠誠自陳列也君之心兮與余異方圓殊性猶白黑也車駕兮朅而歸迴逝言還欲反國也不得見兮心悲自傷流離路隔塞也倚結軨兮太息伏車重軨而涕泣也涕潺湲兮霑軾泣下交流濡茵席也慷慨絶兮不得中心恚恨心剥切也中瞀亂兮迷惑思食煩惑忘南北也私自憐兮何極哀祿命薄常含戚也心怦怦兮諒直忠行忠正無所告也

皇天平分四時兮何宜春生而秋殺也爾雅曰四時利為通正竊獨悲此凜秋微霜淒愴寒慄烈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

梧楸痛傷茂木人芟刈也去白日之昭昭兮違離天明而湮沒也襲長夜之悠悠永處冥冥而覆蔽也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已盛美之光容也余委約而悲愁身體疲病而憂窮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弘德而嚴令也冬又申之以嚴霜刑罰刻峻而重深也收恢台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偽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坎傺而沈藏民無任足竄巖藪也楚人謂任曰傺葉菸邑而無色兮顏容變易而蒼黑也枝煩挐而交橫柯條糺錯而崩巔也顏淫溢而

將罷兮形象羸瘦無潤澤也柯彷彿而萎黃腹內空虛皮乾腊也萷櫹槮之可哀兮華葉已落莖獨立也形銷鑠而瘀傷身體焦枯被病久也惟其紛糅而將落兮蓬茸顛仆根蠹朽也恨其失時而無當不值聖主而年老也覽騑轡而下節兮安步徐馬而勿驅也聊逍遥以相羊且徐低佪以遊戲也歲忽忽而遒盡兮年歲逝往之若流也恐余壽之弗將懼我性命之不長也悼余生之不時兮傷已幼少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俇攘卒遇讒諂而遽煌也澹容與而獨倚兮煢煢獨立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自閔傷已與蟲竝也心怵惕而震盪兮思慮惕動沸若湯也何所憂之多方內念君父及兄弟也仰明

月而太息兮上告昊天愬神靈也步列星而極明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臥寐乃至明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也紛旖旎乎都房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貌也詩云旖旎其華何曾華之無實兮外貌若忠而心佞也

從風雨而飛颺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喻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以為君獨服此蕙兮體受正氣而高明也嗟無以異於衆芳乃與佞臣之同情也閔奇思之不通兮傷己忠策無由入也將去君而高翔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心閔憐之慘悽兮內自哀念心惻隱也

願一見而有明兮 分別忠心與偽惑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 身無罪過而遂放也 中結軫而增傷 肝膽破裂心剖偪也普逼切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憤念蓄積盈胸臆也 君之門以九重 門閫扃閉道路塞也 猛犬狺狺而迎吠兮 讒佞讙呼而在側也 關梁閉而不通 閽人指承呵問急也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 久雨連日澤深厚也 后土何時而得乾 山阜濡澤草木茂也 塊獨守此無澤兮 不蒙恩施獨枯槁也 仰浮雲而永歎 愬天語神我何咎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 世人辯慧造詐偽也 背繩墨而改錯 違廢聖典背仁義也 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 郤

騏驥而不乘兮斥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駑駘而取路言任豎刀與椒蘭也當世豈無騏驥兮家有稷契與管晏也誠莫之能善御世無堯舜及桓文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遭值桀紂之亂昏也故駒跳而遠去披髮為奴走橫奔也鳧鴈皆唼夫粱藻兮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伏匿竄山谷也圜鑿而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所務不同若粉墨也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處安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而困厄也願銜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錫祉福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呂尚耆老然後貴也誠未

遇其匹合〔遭值文王功冠世也〕謂騏驥兮安歸〔躊躇吳坂遇伯樂也〕謂鳳皇兮安棲〔集棲梧桐食竹實也〕變古易俗兮世衰〔以賢為愚時闇惑也〕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視顏色也〕騏驥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慕歸堯舜之明德也〕何云賢士之不處〔大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干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餧而忘食〔顏闔鑿培而逃亡也〕君棄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謗也〕欲寂寞而絕端兮〔甯武佯愚而不言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常受祿惠識舊恩也〕獨悲愁其傷

人兮思念纏結推肺肝也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盈胸終年歲也

招魂一首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潔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潔身服義而未沬沬已也言我少小修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沬音昧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

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也長離殃而愁苦殃禍也言己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則無所考校己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帝告巫陽帝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人謂賢人也招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蓍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巫陽對曰掌夢巫陽對天地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從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

（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卜筮之法不能復修用但招之可也）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魂兮來歸（還歸屈原之身）去君之恒幹（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為兮四方些（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霣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閑里也楚人名里曰閑也）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之處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衆惡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十日代出（代更也）流金鑠石些（鑠銷也言

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竝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雕題黑齒雕畫也題額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龜蛇得人之肉用祭先祖復以其骨為醢醬蝮蛇蓁蓁蝮大蛇蓁蓁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封狐大狐也言炎上之氣多蝮虺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儵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之心也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旋入雷淵旋轉也淵室也爢散而不可止些爢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雖爢碎尚不可得休止也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淵雖得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赤蟻若象蟻蚍蜉也玄𧑒若壺些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蠚毒能殺人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柴棘為叢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柴草若羣牛也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焦爛人身内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倚依也言欲彷

徉東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彷滿忙切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賊害也魂魄欲往者自予賊害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涼風急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啄齧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侁侁爭欲啗人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投擿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

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已後乃擿於深淵之底而棄之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往則逢害身危殆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角利貌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觺觺觸害人也敦脄血拇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逐人駓駓些駓駓走貌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汙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為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魂兮歸

來入修門些修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秦篝齊縷篝落也縷線也鄭緜絡些緜纏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招具該備永嘯呼些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感魂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天地四方多賊姦些賊害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姦惡以賊害也像設君室像法也靜閒安些無聲曰靜室寬曰閒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

舊廬所在之處清靜寬閒可安樂之高堂邃宇邃深也宇屋也檻層軒些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層臺累榭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網戶朱綴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方連些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緣雕鏤綺木使方好也冬有突夏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突烏弔切夏室寒些言隆冬涷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川谷徑復流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流潺湲些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回通反復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轉蕙光風謂雨

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也 汜崇蘭些 汜猶汎汎搖動皃也崇充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 經堂入奧 西南隅謂之奧 朱塵筵些 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席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筵簟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 砥室翠翹 砥石名也翠鳥名也翹羽也 絓曲瓊些 絓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卧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彫飾玉鉤以懸衣物也或曰僵室謂僵佪曲房也 翡翠珠被 雄曰翡雌曰翠被衾也 爛齊光些 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衆華其文爛然而同光明 蒻阿拂壁 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 羅幬儔張些 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施羅幬輕且涼

也纂組綺縞纂組綬類也結奇璜些璜玉名也言幃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為幃帳之飾室中之觀多珍怪些金玉為珍詭異為怪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珍奇玩好怪物無不畢具蘭膏明燭以蘭香練膏也華容備些容貌也言日暮游宴然香蘭之膏張施明燭以觀其鐙錠雕鏤百獸華奇好備也錠都定切二八侍宿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左傳曰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遞代些射厭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九侯淑女淑善也多迅衆些迅疾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衆人也盛鬋不同制鬋鬢也制法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鬢

下髮形貌詭異不與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容態好比態姿也比親也順彌代些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貌齊同姿態好笑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弱顏固植固堅植志也謇其有意些謇正言貌也言美女內多康耻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發言中禮意者也姱容脩態姱好貌也脩長也絙亘洞房些絙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貌姱好多意長智孼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蛾眉曼睩曼澤也睩視貌也目騰光些騰馳也言美女之貌蛾眉玉貌好自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感人心也靡顏膩理靡緻也膩滑也遺視矊些遺竊視也矊眽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弱滑中心矊眽時竊視安詳諦志不可動也離榭脩幕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侍君之閒閑些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

宮別蘭帳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游翡帷翠幬飾高堂些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幬帳之高堂以樂君也紅壁沙版紅赤貌也沙丹沙也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垩之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龍蛇而成文章也坐堂伏檻檻楯也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前伏楯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芙蓉始發芙蓉蓮華也雜芰荷些芰蓤也秦人謂之蔛苢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蓤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貌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蔛古買切苢古后切紫莖屏風屏風水葵也文綠波些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鄣風也文異豹飾豹猶虎豹也侍陂陀些陂陀長陛也言侍從

之人皆衣虎豹之皮異采之飾侍君堂偶衛階陛也或曰侍陂池侍從於君遊陂池之中也

軒輬既低 軒輬皆輕車名也低屯也

步騎羅些 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屯止步騎士眾羅列而陳竢須君命

蘭薄戶樹 薄附也樹種也

瓊木籬些 柴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外以玉木為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

魂兮歸來何遠為些 遠為四方而不歸也

室家遂宗 宗眾也

食多方些 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眾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

稻粢穱麥 稻稌也粢稷也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粢子夷切穱側角切

挐黃粱些 挐糅也言飯則以稻糅稷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濡且香滑

大苦鹹酸 大苦豉也

辛甘行些 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

也肥牛之腱腱筋頭也臑若芳些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膞美也膞蘇木切臑仁珠切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後甘者也濡鼈炮羔羔羊子也有柘漿些柘藷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鼈炮羔令之爛熟取藷蔗之汁以為漿飲也鵠酸臇鳧臇小臛也臇子兖切煎鴻鶬些鴻鴻鴈也鶬鴻鶬也言復以酢醬烹鵠為羹小臇臛鳧煎熬鴻鶬令之肥美也露雞臛蠵露雞露栖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蠵以規切厲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曰爽言逦復烹露棲之肥雞臛蠵龜之肉其味清烈不敗也粔籹蜜餌有餦餭些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具也瑶漿蜜勺瑶玉也勺沾也實羽觴些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

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羽觴以漱口挫糟凍飲挫捉也凍冰也酎清涼些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蹙乾釀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好飲華酌既陳酌酒升也有瓊漿些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肴羞未通魚肉為肴羞進也女樂羅些言肴饍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懃懃未通則女樂列堂下陳鐘按鼓按徐也造新歌些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鐘徐鼓造為新曲之歌與衆絕異涉江采菱楊發荷些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楊荷葉愉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顏酡些朱赤也酡著也言美

女飲唱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娭光眇視娭戲也眇眺也目曾波些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娭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被文服纖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麗而不奇些麗美貌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美麗誠足怪奇也長髮曼鬋曼澤也豔陸離些豔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鬟鬋滑澤其狀豔美儀貌陸離而難形也二八齊容齊同也起鄭舞些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衽若交竽撫案下些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衽掉搖回轉相拘狀如交竹竽以抵案而徐徐行者也竽瑟狂會狂猶病也搷田鳴鼓些搷擊也言衆樂並會吹竽

彈瑟又填擊鼓以進八音為之節也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

激清聲也言衆樂並會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

吳歈俞蔡謳

吳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

奏大呂些

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進雅樂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

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

放陳組纓

組綬也

班其相紛些

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舒陳印綬班然相亂不可整理也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

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廁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好女來雜廁俱坐而陳列之

激楚之結

激感也結頭髻也結吉詣切

獨秀先些

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之心故秀異獨前而先進

也菎昆蔽象棊菎玉蔽薄箸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箭囊也有六簙些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菎蕗作箸象才為棊棊妙且好也分曹竝進曹偶也遒相迫些遒亦迫也言分曹列耦竝進校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竝進者謂竝用射禮進之成梟而牟倍勝為牟呼五白些五白簙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晉制犀比晉國名也制作也比集也費白日些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皜然如日光鏗鐘搖簴鏗撞也搖動也揳梓瑟些揳鼓也言衆賓既集簙以相樂堂下徬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琴瑟揳古入切娛酒不廢娛樂也沉日夜些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沉湎以忘憂也或曰娛

酒不發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樂也又曰和樂且耽言晝夜以酒相樂也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飾以禽獸有英華結撰至思撰猶博也蘭芳假些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言蘭芳以喻賢人君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與已同心者獨誦忠與道德酎飲既盡歡樂先故些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魂兮歸來反故居些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居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亂曰獻歲發春兮獻進也汨吾南征些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爾雅曰菉王芻也白芷生些言屈原放時菉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

牙方始欲生懷所見自傷哀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貫
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出
也廬江長薄地名言屈原行先出廬江沼
過歷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者也倚沼畦瀛兮池
也畦猶區也瀛池中遙望博遙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
也楚人名澤中曰瀛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
望平博青驪結駟兮純黑為驪結連齊千乘齊同也言
無人也也四馬為駟也屈原嘗與
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懸火
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懸燈
也玄天也言已時從君夜獵懸燈林木之中
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烟上烝天使黑色也步及驟處
兮驟走也誘騁先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
處止也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已
獨馳騁為抑騖若通兮抑止也騖馳引車右還還轉也
君先導也也若順也言抑止

馳騖者順通其獲引車右轉以遮獸也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鄖公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　君王親發兮　發射也　憚青兕　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閔也　朱明承夜兮　朱明謂日也承續也　時不可淹　淹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　皋蘭被徑兮　皋澤也被覆也徑路也　斯路漸　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顛也　湛湛江水兮　湛湛水貌　上有楓　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鳥

獸所聚不可居也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嶮岨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招隱士一首

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 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良也山之幽遠去朝廷而隱藏也偃蹇連卷兮容貌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楨幹也山氣巃嵸兮岑崟嵾嵯雲嵡鬱也嵡烏孔切石嵯峨嵯峨巀嶭峻蔽日也谿谷嶄巖兮崎嶇閜巂險阻倔也閜呼雅切巂子軌切倔苦滑切水層波涌躍灃沛流迅疾也猨狖羣嘯兮禽獸所居志樂伏也狖余救切虎豹嘷猛獸爭食欲相戲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猿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也戲下沒切攀援桂枝兮登引山木遠望愁也聊淹留便旋中野立踟蹰也王孫遊兮隱士避世在山隅也不歸違背舊土棄室家也春草生兮萬物蠢動抽萌芽也萋萋垂條吐葉紛榮華也歲暮兮年齒已老壽命衰也不自聊

中心煩亂常含憂也蟪蛄鳴兮蜩蟬得夏喜呼號也啾啾秋節將至悲嘹唳也以言物盛則衰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坱兮軋霧氣昧也山曲岪盤結屈也心淹留兮志望絕也恫荒忽亡妃匹也罔兮沕精氣失也憭兮慄心剝切也虎豹岤嵺穿岤也嵺音料岤音血叢薄深林兮攢荆棘也人上慄恐變色也嶔岑碕礒兮山嵔嵎阜也碅磳磈硊崔巍嵳嵯樹輪相糾兮交錯扶疎林木茷骫枝葉盤好茷音跋青莎雜樹兮草木列居薠草靃髓靡隨風披敷白鹿麏麚兮衆禽跂遊或騰或倚走住殊異狀貌崯崯兮峨峨頭角甚殊凄凄兮漇漇凄凄漇漇毛衣若濡獼猴兮熊羆百獸皆具也慕類兮以悲哀已不過也從

此巳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攀援桂枝兮聊淹留配託香木誓同志也虎豹鬬兮熊羆咆殘賊之獸忿急怒也禽獸駭兮亡其曹貪殺之獸跳梁吼也王孫兮歸來雞兎之羣驚犇走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違離鄉黨失羣偶也旋反舊也入故宇也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文選卷三十三

文選卷三十四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七上

七發八首 七發者說七事以啓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蒲輪徵之乘死於路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 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疾病間孔安國曰少差曰間也

太子曰僾謹謝客說文曰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内王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絶人長命說文曰轖車籍交革也轖音色紛屯澹淡噓唏煩醒紛屯淡澹憒耄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歔欷啼貌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唏噓與歔古字通唏許冀切列子曰季梁病矯氏曰病猶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尚書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得臥者是陽明之逆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虛答曰精氣奪則虛黄帝八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精神越渫

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鄭玄毛詩箋曰渫發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貌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耽安樂時有此疾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又曰其次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膬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膬腝易破也膬昌芮切腥肥肉

也池真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衣裳則雜還曼煖燀爍熱暑曼輕細也說文曰燀火熱也詳廉切爍亦熱也笥灼切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游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佁蹷而為蹷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聲類曰佁嗣理切蹷渠月切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高

誘曰蹷逆寒疾也痿蹷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僻以其淫僻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入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膿厚之味也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詞注曰靡細也曼澤也隨不能屈伸也血脉淫濯手足惰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注曰惰懈墮也應劭漢書注曰窳弱也餘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天人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

大悦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衆妾之總稱也往來游醼縱恣於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辭注曰淹久也雖令扁鵲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臓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暨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桓侯遂死又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也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間而自察也常無離側以為羽翼高誘

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志哉唐猶蕩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鵲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曾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

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異鵲感周之顙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爾雅曰鶬鶊黎黃高唐賦曰王雎鸝黃禮記曰仲冬曷旦不鳴鄭玄曰曷旦鳥也郭璞方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鳱與曷竝音渴鴠音旦也暮則鸝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鶤雞哀鳴翔乎其下楚辭曰鶤雞啁哳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野蠶之繭也東觀

漢記曰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逵國語注曰鉤帶鉤也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喪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字也都狄切的琴徽也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遠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宋玉笛賦曰麥秀漸兮鳥華翼塽蒼曰漸麥芒也慈斂切向虛壑兮背槁槐說文曰槀與槁古字通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

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周書曰蚑行喙息說文曰蚑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蚑又曰蟜蟲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為螻爾雅曰蟻蚍蜉也柱陟羽切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犓以芻莖養國牛也國語曰犓豢幾何犓或為慊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鋋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曰

安胡彫胡也宋玉風賦曰為臣炊彫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摶飯徒完切說文曰啜嘗也穿劣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熊蹯之臑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夫臑熊蹯不熟方言曰臑熟也音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薄耆之炙鮮鯉之鱠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為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毛詩曰炰鱉鱠鯉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之總名也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

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說文曰歠飲也呂悅切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也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黄子曰駿馬有晨風黄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

而兔前穱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穱粢穱麥挐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脉僨興外強中乾羈堅轡附易路易平易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駑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令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

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發也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名孔安國尚書傳曰荊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荊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

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虞懷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當為湟湟城池也溷章白鷺孔雀鶤鵠溷章鳥名未詳鵷鶵鵁鶄翠鬣紫纓鬣首毛也纓頸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羣鳴螭龍德牧並鳥形未詳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飛於雲漃漻薵蓼蔓草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薵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長懷寂漻無聲漃與寂音

義同也字書曰蕕豬草也丈尤切豬音豬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力鳥切蓼古蓮字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猗彼女桑毛萇曰女桑荑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華小楊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豫章木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曰并閭椶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迭開消息或為須臾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

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王逸楚詞注曰該備也練
色娛目流聲悅耳埤蒼曰練擇也爾雅曰流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
風揚鄭衛之皓樂文穎上林賦注曰激衛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
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
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流湎也許
慎曰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
娃閭娵傅予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曾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
縞紵食粱肉豈毛廧先施哉徵舒段干傅予皆未詳一曰
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
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
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

文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姝韋昭
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雜裾垂髾目窕心與
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髾燕尾也窕當為挑史記
曰目挑心招張晏漢書注曰挑嬈也髾所交切揄流波
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為
芳杜若見下注說文曰揄引也蒙清塵被蘭澤
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
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嬿服而御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於房
中釋朝服襲嬿服入御於君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
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容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
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馬驪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
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力廷切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叉也烏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雲夢之林楚詞曰羲和弭節兮字林曰潯水涯也掩青蘋游清風方言曰掩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陶陽氣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辭曰目極千里蕩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蕩滌也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關子曰矢集於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為集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恐虎豹慴

鷩鳥爾雅曰愓恐也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鑾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麋之角也履游麕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辭注曰運轉也音旋也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

廣博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埒也墨或為塵也說文曰圻地圻埒也魚斤切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尚書父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牷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詩曰獻于公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容曰未既孔安國尚書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闇莽兕虎竝作莽闇貌也說文曰莽日冥也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傳曰致果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襢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白刃磑磑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刀銘曰刃刺磑磑牛哀切收獲掌功賞賜金帛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掩蘋肆若為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

詩傳曰肆陳也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臄又曰炰鱉鮮魚鄭玄曰炰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絶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言游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絶但以一諾不俟再三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孔安國尚書傳曰斁猒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交

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恐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爾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亂也古沒切溫汾轉之貌也爾雅曰鐵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許乞切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略智也縷辭縷也怳兮忽兮聊兮慓兮混汩汩兮老子曰怳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慓恐懼之貌忽兮慌兮俶兮儻兮廣雅曰俶儻卓異也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爾雅曰虹秉執也

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萇詩傳曰涘涯也虹胡洞切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汩疾貌也為畢切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文曰曙旦明也於是澡槩胷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溉滌也槩與溉同練猶汰也莊子曰愁其五藏也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澉澹猶洗滌也澉胡敢切說文頮洗面也頮呼潰切揄棄

恬怠輸寫淟濁方言曰輸脫也王逸楚詞注曰淟垢濁也勅顯切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廣雅曰傴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躄者履然躄跛不能行也必亦切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江水逆流上潮二也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曰淋山下水也淋或為洴聲類曰洴漂也口憐切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溰溰高白之貌也帷或為幃音韋幃帳也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霈霈雲亂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騖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蜺前後絡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顒顒

卬卬据据彊彊莘莘將將顒顒卬卬波高貌也据据彊彊相隨之貌据據於切彊渠章切莘莘多貌也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為萃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壘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匌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軋块無垠貌也盤謂盤礴廣大貌涌裔行貌也覼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為硉硉盧骨切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窮石激堆碕郭璞曰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之也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

轉也方言曰荄根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荄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迴翔青篾衘枚檀桓青篾檀桓蓋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衘枚水無聲也周禮曰衘枚氏鄭玄曰止言語囂讙也枚大如箸橫衘之也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旦食䱟山晝游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淩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篲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沌渾

渾狀如奔馬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越絶書曰王捐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勢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徒本切渾胡本切混混庉庉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絶書越王句踐曰浩浩之水聲音若雷霆庉徒本切發怒庢沓清升踰跇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上升遞相踰跇也說文曰庢礙止也庢竹栗切庢或為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沓釜沸出也徒荅切如淳漢書注曰跇超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陵陽侯之汜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堂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紛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蕩取南山背擊北

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為之顛覆然後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瀄汩節波相揳也汩㴑汩水流疾也字書曰潺湲流貌也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沋沋湲湲魚鼈顛倒之貌也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沋禹牛切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郭璞爾雅曰踣前覆也薄北切洄與回同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晉灼

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謂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鈎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孫卿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也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蒯通曰以此參之萬不失一老或為左也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

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涊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涊乃顯切霍疾貌也

七啓八首 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飛遯離俗澄神定靈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淮

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材司馬彪曰材身也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機鏡照機微也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言疾也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子虛賦曰過乎泱漭之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曰鹿皮為

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有穴為岫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閒也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順風而稱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周易曰遯而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兮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曰名令聞也背世已見上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曰

耗蒼頡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耗呼到切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圖象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揚雄解難曰譬若畫者放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也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未之思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譆有是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譆愁恨之聲也譆與嘻古字通也譆欣碁切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分三為一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為道義不殊也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必終也芒芒元

氣誰知其終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行名失已非士也又魏文侯曰夫魏真為我累耳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思玄賦曰慕古人之真節毛詩序曰有堯之遺風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説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游觀侈靡爾雅曰演廣也尚書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列子隰朋曰妖靡盈庭忠良滿朝也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間之世探隱拯沉爾雅曰探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沉溺說文曰出溺為拯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玉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稗禾別名稗與粺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戎行其野言采其遂鄭玄曰遂牛蘈遂與蓄音義同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煑露葵之羹也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玄周禮注曰大豕曰豢膿肥貌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剖纖析微蟬翼言薄也楚辭曰蟬翼為重

也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鷄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珠翠珠光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脠肉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鷄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為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鰩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鰩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臛江東之潛鼉雋漢南之鳴鶉說文曰臛肉羹也蒼頡解詁曰雋少汁臛也子兖切糅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醇已見上注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北

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衡七辯曰芳以椒薑拂以木蘭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上林賦曰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為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為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沉溢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沉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為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為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彈徵則

苦發叩宮則甘生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又曰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釋名曰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光曰今羣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可以和神可以娛腸神人之精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韓子曰糲糧之飯藜藿之羹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劒藻文采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曰奉文犀之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

龍頷下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也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璞陸剸犀革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廣雅曰漸漬也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繅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斿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斿者也華組之纓從風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為冠纓又曰纓冠系也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也符采照爛流景揚煇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玉之橫文也說文曰景光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漢書曰江充

衣紗縠金華之舄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舄故動足而
單衣也有飾光也劉欣期交州記
曰金華出珠崖如淳
漢書注曰遺餘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
彫或錯説文曰緄織成帶也古本切薰以幽若流芳肆布説文曰薰
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曰幽蘭也擬火烟上出雍容閒步周
古詩曰屢見流芳歇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旋馳燿聖主得賢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
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南
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
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
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
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
笑倩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寻
兮

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娱情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娱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輅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鞶古字通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楚辭曰建雄虹之綵旄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作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揺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箇鄭玄曰搢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

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鄭玄周禮注曰彌遍也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廣雅曰屯聚也獠徒雲布武騎霧散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南都賦曰曜野晱雲曳文狐揜狡兔禮斗威儀曰其君乘上而王南海輸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黄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捎鸘鵁拂振鷺鸘鵁振鷺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碾值輪被轢也飛軒電逝獸

隨輪轉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雷逝舒疾無力翼不暇張足不及騰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矰西都賦曰鳥驚觸絲獸駭值鋒矰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曰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也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雅曰草叢生曰薄騰山赴壑風厲猋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猋遠舉兮雲中王逸注云猋去疾貌說文曰猋火華也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毛萇曰虎闞虎怒也哮與虓同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慴慴已見上文乃使北宮東郭之儔孟子曰北

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趙岐曰北宮姓黝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啖也

生抽豹尾分裂貙肩爾雅曰貙似貍形不抗手骨不隱拳爾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瑾切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虎文也上林賦曰被斑文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羽獵賦曰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駴鍾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皆駴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駴古駭字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頓綱縱綱罷獠迴邁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駿騄齊驤揚鑾飛沫南都賦曰驥騄齊鑣舞賦曰龍驤橫舉揚

鑣飛沫也俯倚金較仰撫翠蓋西京賦曰戴翠冒倚金較說文曰較車上曲鉤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閒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傳言羽獵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晧旰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雲屋言高若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彤軒紫柱文榱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也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猶金

戺也西京賦曰金戺玉階玉箱猶玉房也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劉騊駼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尤函谷關賦曰盛夏臨漂而含霜焉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頫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頫視流星頫音俯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翔龍仰而不逮周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也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熙光也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水而蒙

深
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遥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
者憺兮忘歸也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莊子曰任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
蹲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魚大食之
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
越王欲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
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
傳逢蒙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
大魏傳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鼉賈誼
弔屈原曰襲九淵之神龍然後采菱花擢水蘋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菱花許慎淮南子注
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弄珠蜯戲鮫人揚雄蜀都賦曰蜯含珠而擘裂劉淵林吳都賦

注曰鮫人水底居也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毛詩曰宛在水中沚子虛賦曰雜纖羅也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曰抗舉也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兮為誰脩燕婉絕兮我心愁楚辭紉秋蘭兮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也鄭玄曰本求燕婉之人也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居此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

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遥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風越俗漢書曰傳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廣雅曰遺離也楊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爾乃御文軒臨洞庭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窻也琴瑟交揮左篪右笙廣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竹曰篪鍾鼓俱振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然後姣人乃

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毛詩曰佼人僚兮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戴金揺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揺來排臣戶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黄金步揺毛萇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先為花勝上為鳳皇以翡翠為毛曰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揮流芳燿飛文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歴盤鼓煥繽紛張衡舞賦曰盤鼓煥以駢羅長裾隨風悲歌入雲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撫節悲歌響遏行雲也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廣雅曰趫趯行也今為蹻古字無定也廣雅曰蹠履也淩躍超驤蜿蟬揮霍楚辭曰超驤推阿西京賦曰跳丸劒之揮霍也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爾雅曰翥舉也濈疾貌也濈測立切

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言疾也韓子曰形影相應而生飛聲激塵依違厲響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違猶徘徊也楚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象舞賦曰彷彿神動又曰不可為象也於是為歡未渫白日西頹東都賦曰士怒未渫方言曰渫歇也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鉛華已見洛神賦蘭澤已見上文也形婧服兮揚幽若說文曰婧南楚之外謂好也婧湯火切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又宜笑王逸曰睇微眄貌時與吾子攜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司馬

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華燭爛幄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左氏傳曰子產以幄幙行動朱唇發清商舞賦曰動朱唇神女賦曰朱唇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爽也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分分義也鄭玄禮記

注曰遺亡也 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荊軻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已今太子疑光非節使也欲自殺以激荊卿遂自剄公叔未詳 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 威慴萬乘華夏稱雄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 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無忌信陵也 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

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凌轢諸侯驅馳當世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轢車所踐也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爾雅曰亮信也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張超尼父頌曰合量乾坤參曜日月也玄化參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治矣黔首用寧漢書五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

劇秦美新曰與天剖靈符地合神契

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葺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即士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也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嶞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

曰巢父也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乂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韋昭曰仕於晉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失選又曰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毛詩曰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散樂移風國富民康解嘲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神應休徵屢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

禮記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降鶡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也

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記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廣雅曰聆聽也毛詩曰鳳凰鳴矣

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

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邊讓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仄陋書曰明

明揚仄陋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巖穴已見上文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厓下趨拜尚父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為之綸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韡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祗攪予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勸厲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祗攪我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史記曰漢興以來受命於穆清蔡邕釋誨曰生穆清之世稟淳和之靈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令子鄘爾身輕若飛劉梁七舉曰先生昭然神悟霍而體輕顧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復修吾初服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文選卷三十四